



羅氏路史餘論卷之三

許繇

莊周書言堯遜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而逃于箕陰且以爲由師鬻缺缺師王倪與被衣而意而子與巢父嚴僖方回皆許由之友凡數人者迹不見於他傳故說者類以周爲寓言靡事實太史公且疑之謂其不有遜禪之事而乃特稱箕山許由之家今據在登封東南三十里爲高二丈則不得謂無其人也呂春秋言堯朝由於沛澤請屬天下朝者亦上見下稱昔周公朝

於窮巷之中窮巷謂之而傳謂由隱沛澤之黃城耕於下者而七十人是也

箕山之下沛澤即今之沛而黃城則今登封西南之負黍亭也馮衍顯志賦所謂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者京相璠云成陽西南二十七里世謂黃城而西征記許昌城者為許由之所居大城東北九里而近猶有臺曰許由其崇六丈廣三十步許由之所嘗登故譙史云由居箕山恬泊無欲堯聘不就人咸高之因曰堯以天下屬之由切耻之夫周之言固有或寓然齧缺王倪豈類如疏者云哉益部傳云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世何徵焉魏子且曰許由

立身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於是洗耳不受堯遜此謙退之至也而樂錄等直涓堯以符璽禪為天子說者過之夫由之避堯也退處箕山故其卒葬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祚也堯之遜於四岳則由既在舉矣豈得謂無此人邪王倪齧缺其說如彼而洪慶善

言長沮桀溺為五如渾濁示夫堯之遜天下非遺天

下託天下也由之辭天下非輕天下重天下也程晏亦言堯勞於民求以託其民以由能重天下之民故此託之而且以天下之民為重故不敢以輕受斯得由之心矣是何魏惠將授國於惠施惠施不聽謂惠

子曰古之有國必賢者也故受而賢者舜也是欲子
之舜也傳而賢者堯辭而賢者由是欲主之堯而子
之由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辭也他行稱是今
無他行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主首布冠而拘于野
齊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而走幾不出境故自行不
可以幸必成史舉非犀首於王也犀首顧欲躬之謂
張儀曰請王遜先生國而先生爲弗受則王堯舜而
先生許由矣衍因請王致萬戶儀因令舉比數見衍
王聞而弗使也不辭而去由此語之由豈從爲妄者
資哉論高而過實弊之至也故君子之爲遜顧時而

已矣無故而爲遜何取焉

夷齊首山

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
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
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
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爲疑
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爲中條一
曰薄山一山九名即首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云城
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
猶以或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

爲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
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
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
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偏爲據邪子
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齊歟注家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
而黃子且以爲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
陽而文王已歿武王即位使叔旦就膠革於次四內
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啓於共
頭之下盟曰世爲長侯守商之祀相奉桑林互私孟

諸各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
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氏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云云卑自高也今周見商之僻
而遽爲之其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
以爲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商是以亂
易暴也今天下聞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
若避之以結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餓焉石曼卿
云死蒲阪者耻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
巽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
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

而爾雅云芑白苗捷爲舍人以其伯夷所食首陽之
草也程晏以不食爲飽以失仁爲餒餓乃其飽死乃
其生而李德裕且以聞媛不薇爲不智不義棄兄之
祿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
言繳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風后曰予告汝帝之
五旗東方法青龍曰旗南方法赤鳥曰鼠西法白虎
曰典北法黑蛇曰旂中央法黃龍常見河圖書五麾
五牙旗也爲五色見青則舉青牙見白則舉白牙餘
隨所見舉之以牙爲飾見出軍訣玄女兵法云伍胥
請以朱雀之日日正中時立赤色徵音絳衣之軍于

南方以輔角軍以青龍日平日立青色角音青衣之
軍于東方以輔羽軍以玄武日人定時立黑色羽音
黑衣之軍于北方以輔商軍以白虎日日入時立白
色商音白衣之將于西以輔宮軍以黃龍之日日中
建黃旗於中央以制四方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城
果下爰制其陣而黃帝八陣之法車箱洞當金也車
工中黃土也鳥雲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水
也鴈行鵝鸛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蛆巽也在通俗
文車當謂屏篁林宗別傳部從事宿仲琰柴車編荆
爲當是也

甲乙未丑未壬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妃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為之金此出乎數者然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為天坤為地乾坤合而為泰德為父紅為母德紅合而為東干為君支為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為君子丑為臣子丑甲乙合而為金蓋五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或相濟或相克若成器未成器旺在受絕絕中受氣惟相妃而取之為不同爾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

有海中沙中之異或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庚乙嫁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於子水王之地故甲子乙丑為海中之陽金陰生于午火王之

地故甲午乙未為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為陽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為陰匹陽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得七七為西方西方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為金三為火九為木一為土五為水數其干不數其支此謂納音蓋亦旋宮之法天妻子母相濟相克相上相下而吉凶之兆著矣草有辛與蟲獨食之殺人合而食之則壽金錫兩柔合而煉

之爲剛理固如是然嘗怪代有所謂勘婚曆者以其
命合其命則不利以其命合其命則大利或以生或
以死未嘗不切笑之夫天地之間固有是理矣而決
非此輩所能知者是書之所言決不究是理之所在
父病推其子祿妻災課以夫年理固不易消而息之
則思過半矣

鼓吹

蔡邕禮樂志云鼓吹岐伯所以揚武德也而劉嶽定
軍禮以爲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朔野短簫鈺歌
岐伯所造故陸機鼓吹賦云原鼓吹之所始蓋稟命

於軒皇徐廣車服儀制云角前世書記所不載而帝
內傳云元女請制角二十四說文及晉書志通禮義
纂亦云然又云請制旗幟以象雲物鑄鈺鏡以擬電
聲鼓鞀以當雷霆皆元女之所請而徐儉角賦以爲
帝會群臣所作清角者非也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
六典樂錄說者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
野帝命吹角爲龍吟御之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軍
士多思歸於是減爲中鳴丸更悲切故有長鳴中鳴
次角三部云

神奈鬱壘

儼

禳祭之事從古而有今人家正旦門設神荼鬱壘為
說漫汗按風俗通引黃帝稱上古有兄弟二人曰荼
曰鬱律在度朔山桃下簡百鬼妄滑人者援韋索執
以食虎而漢舊儀乃引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
主執惡害之鬼黃帝乃立桃人於門戶畫荼壘與虎
索以禦鬼其為說蓋如此獨風俗通作鬱律戰國策
又作余與鬱壘厥義同也故集韻中壘音為律蓋神
荼者伸舒也而鬱律者死結之謂也周代多以荼為
舒如公子荼夏后荼是也西京賦云雷鬱律於岩突
聲鬱屈也沈佺文云鬱律構丹巘形鬱屈也而黑深

又為鬱肆王充亦云禮刻尊為雷形一出一入為相
校較之狀蓋律鬱者嶮嶮之類也相校較則鳴分裂
魄然若敞裂者氣射之聲也鬱律勿發中人則死其
引山海經鬱壘與舊儀同惟括地圖言二神曰鬱曰
律則失之矣且黃帝內傳云黃帝始儼而莊子有游
島問於雄黃逐疫出魅擊鼓呼噪與黃帝立巫咸之
事則神荼鬱壘爆竹之事可知矣舉世多說故發之

鸞翳

山海經云女牀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彩以文
名曰鸞鳥見則天下安寧軒轅之丘沃旻之國鳳鳥

自歌鸞鳥自舞元命苞云火離鸞鸞運斗樞言天樞
得則鸞集演孔圖謂官以賢舉則在野帝軒題象鸞
鳥來儀周公歸政制禮而鸞復見說文以爲神靈之
精雞形赤色五彩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而孫氏瑞
書謂是赤神之精鳳皇之佐狀類翟而五色鳴中五
音肅肅雝雝喜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
祀宰人咸有敬讓禮節親疎有序鍾律調協則至亦
山密氏之國標山之所廣都之野而南禺之山乃多
鳳皇鸞雛鸞雛鸞鳥張華云鸞者鳳之亞也似鳳而
白鸞初生類鳳久復五彩變易禮斗威儀云其音如

鈴巒巒然也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於是法駕上綴
以大鈴如鸞之聲迨抱璞子云聞樂而舞至則國安
樂其雌曰和而禽經亦謂雌和雄鸞爾雅注曰雞趣
郭氏按亦名翳屈原云駟玉虬而乘翳是也山海經
蛇山有鳥五色其飛蔽日名曰鷖九疑之山五彩之
鳥飛蔽一鄉蓋即翳也昔華陰辛繕連辟不至鸞集
其槐鷄首燕頤蛇頸魚尾五色而青多其高五尺光
武詔問群臣俱以鳳對太史令蔡衡曰凡象鳳者五
五色而赤多者鳳黃多者鷗雛紫多者鸞鸞青多者
鸞白多者鷗是鸞也非鳳也於是三公避位五鳳三

年鸞鳳集長樂木上文章五色王阜世公為重泉令吏
民向化鸞止學館阜使授官掾公沙壘為張雅樂擊
磬鸞乃舉足垂翅應聲而舞棲止縣屋旬餘而去阜
作輔大抵鸞鳳多應仁孝嘉音聲而鸞尤識鍾律鍾律
調則和鳴蹈節而舞謝丞書方儲母死負土剡賓王
結置峻祈之山獲一鸞鳥甚愛之欲其鳴不能乃飾
以金籠享以珍羞而鸞愈蹙三年王妃乃言聞之鸞
鳥見類而鳴懸其鏡以映之鸞覩影感契慨焉悲呢
哀響中宵一奮而絕范泰因作鸞寫詩序敬叔異苑
從而記之亦可見禽鳥之仁義矣

拓跋氏 十姓

後魏之先為拓跋氏至道武都洛陽陽為元氏魏法七
分其國以兄弟分統之沙漠雄為南部大人為拓跋
氏生嵩北平宣王道武以其宗室之長改為長孫氏
至孝文以獻帝長兄為紇骨氏次兄普氏為周氏次
依樓氏為婁氏立敦氏為丘氏俟氏為萬俟氏叔父
乙旃氏為叔孫氏疏屬車輓氏為車氏凡十姓又有
八氏按庾信季敦傳云道武兄弟七人分為十姓丘
其一也元氏之所出書傳最雜宋齊二史則以為降
將李陵之後魏書序紀則以為后稷始均之後其說

皆非據北俗謂土爲托后爲跋拓跋者以黃帝土主
爲言而宋書乃云索頭虜其先李陵降匈奴單于妻
以女字曰拓跋因氏焉蓋出崔浩之說當時衆議已
相斥不行或竊以渡江約遂仍之乃若魏書序紀則
因山海經始均生北狄而妄謂爲拓跋之先又誤以
始均爲叔均而遂以爲稷後其言始均事堯則是以
爲叔均矣俱妄也又按党項自有拓跋等氏蓋其後
盛于北土故唐表謂悃後爲鮮卑君而通典謂之東
胡之別是殆又以拓跋爲帝嚳馱越後矣愈非

鍾鼎

五鍾

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
協風聲可以和滋味可以抑虛浮垂則爲鍾仰則爲
鼎故爲國之重器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
若昔黃帝命榮後鑄十二鍾以協月筭以詔英韶而
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正五鍾命其五鍾一曰青鍾
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洗光四曰景鍾昧其
明五曰黑鍾引其常則固以起樂調政術也景當西
方則白也故陳祥道云景曰也而康成云景明也土
昏禮景爲明衣則白可知矣然五鍾在太歲景鍾第
一于時卽命張康伯爲之序固以爲景者大也夫黃

鍾者樂之所自出而景鍾者又黃鍾之自出黃鍾者樂之祖也九寸之律天之數也極其數而爲八十一故景鍾之受八斛一斗以應乎天惟親祀則用之宮架之中以爲宮圍然則鼎者非必傳國之具也

自左氏有楚子問鼎輕重之說且以爲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太史公因言武王克商洛周公使召公卜居之安九鼎至秦昭時周器九鼎入秦而周遂滅周志九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始皇巡彭城禱祠使千人没水求之不得故國事有武王謀遷九鼎每鼎用九萬人之說洎漢武猶欲省方出鼎而歷代每有治鑄

之議至萬歲通天之元遂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蔡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充青徐揚荆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爲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鍾紹京等分題之終亦無補於亂夫天下大器無可譬也惟壁之于鼎爾禹之九鼎不過圖九州之神姦使民知避入川澤而不迷不逢不若而已夏有亂政鼎遷于商商有亂政鼎遷于周武王克商定鼎郊廓十世十年天所命也而洛誥周公之作當時曾不之及抑亦不知左氏之說常

切不信夫楚莊者春秋之賢君而輔之以孫叔敖顧
非前日之夷蠻頑俗也如其滅陳感申叔時之一言
而復之其入鄭也則又哀鄭伯之自卑而許之平比
其勝晉乃至不喜而懼則誦武之詩曰所違民欲猶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爭諸侯何以和衆夫無德而爭
諸侯且猶不肯况逼周而取之鼎乎包茅不入齊且
致伐而况欲遷周鼎諸侯能舍之乎吾固曰問鼎之
事左氏之罔無信可也隱訣之說黃帝火九鼎於荆
山說者顧謂黃帝之鼎有九太清中經又有九鼎丹
法則黃帝之鼎乃丹釜之名爾故荆山經龍首記謂
黃帝服神丹或曰三或曰九九即三三即一故鼎書
曰以三爲十五河圖數也九鼎之所得焉以兩爲十
五乾坤數也十二律之所合焉積九鼎之所鍾引而
伸之九州之所崇也五運之所建也十二律之所由
生也是故起樂之具非傳國之用也

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爲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
而收之邑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
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十師爲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
地著而數詳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

而爲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
相對合而爲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
所居之方爲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
之隘損八爲六乃以一爲營法五爲方員曲直銳之
形地平而中窪則爲員地歷山脚則爲曲地正出入
則爲直前陜後廣則爲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
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
形井字開方而爲九五爲陣法四爲正地所謂數起
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
謂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 井田之義居則爲鄰出

則爲伍墾其地可以足食聯六民可以足兵辨其疆
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制井
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
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
之義也未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
隅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
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一有不庭不虞
之戒猶將不費一財不擾一民而惟樂事勸功尊君
親上之人以爲扞禦服心殺敵致果之卒政刑修於
閑暇蓄積備於州閭故得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

堂祭祀賓客之禮不徹於俎豆而其効乃至於威加
四夷莫不未享惟井法也後之人能修其政則雖以
區區侯伯一國之師猶足坐制夷狄無敢旅拒為疆
場患得其道也自商鞅開阡陌張說變廣騎為國家
者不復知體國經野之為政為州縣者不復以土地
人民為政事官司者不復以經綸紀綱為法其所汲
汲不過率歛百姓無名之入以養游惰不根之輩以
當古人軍旅之任其弊乃至卒亂於官民殍于野而
不暇給於是夷狄盜賊起而乘之而向之所歛曾不
足以給其餉向之所養曾不足以應于用于是內外
蒿目而憂甲兵財用之不繼則復欲率凋瘵之戶調
罷困之民禪補之此之謂水濟水名之曰益多如此
而欲上下之洪寧未之有也

羅氏路史餘論卷之四

渚為陵

廬

陵

羅

泌

地有興廢各因其時按休子言少昊生於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為山凡物有數有閏軸轉動雌雄相就皆興廢之由也後世亦有子生而門出渚洲者昔襄陽以下二千里無洲渚臨沔張興世之生一旦門前忽生洲嶼年歲增長及為雍伯洲遂至十餘頃三十國春秋殷仲堪葬流棺門前洲忽成峰夢徐彥伯達云君將為洲已而果然 江陵九十九洲古傳滿

百則應天子桓玄破其一以應之隨即漂散及太清未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即位元兇之禍此洲還沒洎高繼冲時李景威復告云舊傳江陵諸處九十九洲蒲百則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中忽生一洲昨此洲忽漂沒若可憂也繼冲遂以納款伊闕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小難泛出世謂之御史難牛僧孺爲尉而難出堂吏諉曰是分司爾若以西臺富有溪勅雙至牛視以問俄溪勅雙下不旬浹果西臺方泰始中益州市橋忽出小洲道士邵頌謂富有貴王臨洲厥後齊始興鑑刺益督二州加鼓吹凡此類固不少矣夫地固有沈沒波潭若隱土中者謂之伏龍以見時發不得爲不信

五祀

五祀門戶中雷并竈見於儀禮自天子至士無隆殺司服曲禮禮運禮器天子諸侯大夫同之惟五者家國之所皆有誰能去之自黃帝立五祀歷代守之無敢或廢世本言湯五祀故曲禮謂天子五祀歲徧康成以爲商制漢志一戶二雷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義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雷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

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
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雷以季夏迨
林甫詔修月令始復井而紕行蓋以行神較於始行
非冬祀也必欲祠行則湯之法去門爲允惟戶即兼
門而并非家國可得廢者若天子之七祀乃有泰厲
司命宮正舞師七祀自與五祀不相統也且以五祀
四至三祀二祀一祀其說尤乖祭法諸侯五祀乃存
厲命而去戶竈大夫三祀族厲門行適土二祀門行
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是則家無井竈而士庶無
門井矣果合已乎鄭於祭法大夫與王有別故以周

禮解之至於王制大夫五祀乃又以爲有采地者無
地則祭三而遽以曲禮爲商禮祭法爲周制其不達
乃如此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又自爲立七祀是二
七祀矣夫王不過爲群姓祀爲群姓祀即自爲矣烏
有二哉記爲群姓立社又自爲立社故說以爲天子
諸侯皆有私社以爲私禱其有是乎乃若宗伯三祀
裡祀實柴禋燎則祀天神之三禮酒正之三祀大祀
天地宗廟中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小祀司中司命
山川風雨如宗伯小祀之五祀康成以爲五行之氣
司農以爲五色之帝一云初祠祗嘗禘或曰展禽之

說禘郊 祖宗報之五祭五行之氣迎於四郊而祭
五德之帝故禮含文嘉云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郊
兆正謀也注言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
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
者齋戒謀慮其事也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大夫祭五祀而外傳楚語謂天子徧群神品物諸侯
祭天地三辰其土山川大夫祀其先禮言五祀及所
自出土庶不過其祖諸侯何得及天地三辰哉此又
外傳之妄

解廩

獬豸

解廩神羊也王充論衡云臯陶之時有解廩者如羊
而一角青色四足性知曲直識有罪能觸不直臯陶
跪事之治獄罪疑者令羊觸之故天下無冤許說文
云如牛一名任法古者決獄命之以觸不直黃帝時
有遺者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
故因名薦薦字象獸有尾角及四足蘇氏演義亦云
毛青四足似熊性忠直見關則觸不直聞論則咋不
正古之神人以獻聖帝而神異經乃云獬廩性忠見
邪則觸之困則未止東荒之獸故立獄階東北依所
在也田求子云堯時有獬廩緝其皮毛爲帳後書志

云比荒中獸一角性烈知曲直見人鬪觸不直咋不
正者古說神羊能觸邪故晉志法冠一名柱後解廌
冠也斯亦繆說竊據解廌蓋羊爾羊性自知曲直昔
齊莊公之臣王國卑與東里擻訟三年而不斷乃令
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割羊以血灑社讀
王國之辭已竟東里辭未半羊起觸之齊人以為有
神則其性也字一作解豸豸廌並楚買切太抵羊行
多倒行而逆豸虫豸亦然或音雉非王充許氏之言
吾不謂然

好學而後釋者不能惑

荷篠正今之佛者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者因惻隱之心充而大之
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仁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聖人
者因羞惡之心充而大之造倫類之極而其道曰義
人皆有辭讓之心聖人因辭讓之心充而造之而其
道曰禮人皆有是非之心聖人因是非之心充而造
之而其道曰智是皆本之身出之性而皆人之所可
能者聖人者惟能充之不有以害之爾故能充其惻
隱之心而無害其惻隱則無往而不為仁能充其羞
惡之心而無害其羞惡則無往而不為義辭讓之心
充而無害則無往而不為禮是非之心充而無害則

無往而不爲智茲非其難能也而人不之爲者失於不能充而有以害之也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孺子入井而人不忍以其無欲害人也苟能廣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真不爲矣穿窬得財而人不爲以爲之非義也苟能廣非義不爲之心而充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亦真不爲矣惟其不能充是故必穿窬必害人以至傾險賊殺而莫之止火之始然一燭之寡及其充之可燎原野泉之始達一勺之多及其充之可成江河大可以

保天下而或不足以保父母遠足以保四海而或不足以保妻子豈有他哉安危治亂特在充不充而已今夫執非有滯頑空肩摩背脇而不知所爲充也多矣嘗試語來晨明荷蓀此正今之所謂釋者流也方子路之從夫子而後也遇丈人之荷蓀者而問之見夫子乎否夫子路之問之也固非真索吾夫子也識其素隱而託其辭以問如亦能知有吾夫子之道乎否也丈人者固亦察夫子路之問非索夫子故亦設之辭以應而植其杖以芸焉若人者固若漠然無入之情而不攬夫世者子路識之抑將以敬而動之於

是爲之拱而不去而丈人者果爲子路一拱所動於
是遽止子路宿至於殺雞爲黍以餉而且見其子焉
夫以一敬而動其心則非絕無人情者也止宿具雞
黍則非絕無友愛者也見其二子則是父子夫婦君
臣上下長幼之節皆森然具在咸不得而廢矣父子
夫婦君臣上下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是生于世者
顧得不櫻夫世而絕人之情乎此子路所以前告夫
子而夫子遽使反見之夫夫子蓋亦見其所謂人之
情者具在而未嘗廢故將使子路還告之以長幼之
節與夫君子之所以生者且不以無義可也長幼之

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
行其義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此夫子使子路反
告之之辭也而儒氓方領曾不之知乃更章分而絕
之前離別其說使聖人之意果泯而不復見豈不悲
乎嗟夫豚子猶食其死母乳鵠蒼且猶其死子懷父
母之心物皆有之何至負首方足卑陬克忍每絕人
之情哉仁義禮智人之所以爲人而神之所以爲神
者也今而曰吾以觀空而不俟於仁義禮智不俟於
仁義禮智而方且資小慧以爲智摩頂放踵以爲仁
往來問勞進旅退旅以爲之義擎跽踞拳朝參莫拜

以爲之禮是則仁與義禮與智卒不可得而廢也仁
義禮智卒不可廢而方且遺其父母棄其君臣絕其
妻子賊其支體張張然以從事于外豈其不知愛哉
特放於利而不知其類不能充爾極於不能充猶失
其類而况不知其要者乎極於能充舜堯是矣極於
不能充桀跖是矣充而不得其要釋者是矣故以堯
舜之能充則爲仁以桀跖之不能充則爲暴而釋者
之不得其要則爲愚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夫
人嘗有好仁者矣而不得其道者不好學也是故有
不忍人之心而欲充之者必從堯舜而去釋者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五十者帛七十者肉無父之
孤皆有常餼此不忍人之政也封天下之君則俗自
成矣均天下之田則人自足矣刑天下之暴則人自
安矣任天下之賢則人自服矣此先王之治也一狗
彘之不盡其性一雞鳥之不得其情彼固不自安矣
奚至君臣朋友則方且過而弗之存父母妻子方且
擯而弗之顧飢呱之不愧疾膏之不察而方且佺佺
從事於寂默曰吾觀空而達性其爲愚不仁也甚矣
吾固曰欲知先王之道而不他惑必自好學始好學

而後釋者不能惑也

俗士不可爲史

俗士之爲史官孰有如李延壽之甚者乎其爲南史也稱宋武北侵而寧朔將軍王玄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以獲免及作北史後稱盧景裕者以敗繫晉陽獄誦經而枷鎖自脫且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誨之課誦臨刑刀刃爲折及反訊之則高王經也一何猥俗之如是耶頃見載記言徐羲之將殺也以誦觀音經比夜門開械脫遂免慕容之禁毋切鄙之夫以二經今且具在偏袒之徒莫不攘是

說以蓋愚俗愚俗流遁遂相信而不返然而冒法之徒臨刑懇切誦之者比比而竟不聞前效之一見豈李將軍之射虎出於一時偶然而不可以再效於後世邪抑當時實無是事而記事者因其俗說而無識以紕之邪不然則亦齊梁之際一時天地之間有此氛祲欲肆行於天下適茲二子天命未訖故山鬼得以託爲靈響以驅一世之人於杳杳昏冥之地爾而延壽等輒爾特書亦可謂無識矣大抵此等皆小人之倡之世之小人愚暗無識貪於欲得而輕於冒法及觸憲網又無計以自釋則惟起倖心冀空飛而隙

竄是故易以誑惑一有誑之則牢結曾次而不可破而乃不知無是理也請以鄭伯有晉申生楚成王之事明之方伯有之報帶段也通國恐矣然伯有之出乃子皙攻之而後段始伐焉使其報怨必先段而後哲今也不哲之報而急殺段亦昧所輕重矣此蓋人心之疑伯有者久而致之然爾夫以申生能報公之改葬而曷不能報譖殺已之驪姬楚成王能使臣之改謚而顧不能報親殺已之太子其昧於小大亦甚矣且將以爲強魄邪則三十六鉞君不聞報其臣以爲忠亮邪則比干子胥不聞報其君由此觀之玄

謨景裕等事足可知矣雖然以左氏之文猶未免俗則碌碌延壽者復何齒邪或曰延壽之書固有誦孝經而獲應者斯又罔矣孝經之作豈亦世俗妄爲鬼神出沒之書邪梁使王固聘魏魏開之宴網設昆明固以佛語呪之一鱗莫獲斯特一時巫祝小術今世固多有之此何足道而固以爲異耶乃若宋如周以不信佛經而面陔長之類又何等俗語延壽真狐場兒落之俚儒也

經鍾說

大晟府有古經鍾六皆有款識云宋公成之經鍾崇

寧三年甲申之歲得諸南都崇福禪窟錫首內府攷其文宋器原其出宋地也於是詔與大成卽以爲法所謂得英經之器於受命之邦者經傳皆作莖案樂緯叶圖徵淮南鴻烈解與班氏之志俱言帝學之樂曰五英顓帝之樂曰六莖白虎通議云六莖者言和律歷調陰陽著萬物也獨樂動聲儀以爲六英五莖宋均釋言云六英者能爲天地四方六合之英而五莖者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踈矣夫六經之作顓帝之所以文治美也由辛及商制始大備商亡畀周而其器制流在宋國其傳可得而知矣周備六代樂雲

門咸池韶夏濩武莫不備有而英經猶以非作者不得者宋以商祚二王之後得用其樂是以宋公獨得其傳蓋不誣矣成平公之名也宋自微子二十有六世而平公之名始見於魯昭十年春秋之書季銘端合真可謂不世出之符者平公之立當簡王之十一年乙酉之歲卽魯成公之十有六年距 崇寧之三千六百有八十載而其器適出受命之區復丁上聖駿惠先烈制作之際得以協成治世之音端總清之盛舉也且以經鍾雖出宋境而其響則顓帝之樂也博古殿中古鍾之見爲不少矣而於周鍾率上

設衡角旁，旋強或內實而側垂，或仰通而中貫，一皆振掉而不能安，惟此經鍾，雙螭踞上，爲平鈕大晟之鍾，實所取則，且其垂之也，正而鼓之也，和無復振掉，弗安之患，此其所以逃越三代，非五帝之盛樂，渠以及此。

孿生坼囅

孿生坼囅，古嘗有矣。昔周祖甲一產二子，曰囅曰良。許僖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女瓊，男貞。茲世之所常有，而坼囅之事，尤爲昭彰。詩人美后稷之生不坼不囅，則古固有坼囅者矣。黃白六

年魏守孔羨表言，黎陽椽屈離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一日，在草生男，從右脇下水，暖上生，其母自若，無它異痛。今子母安全。又廣五行記，李勢末年，馬氏姪從脇生子，母無恙。李宣妻樊生兒，從額瘡中出，及長，將兵。宋武時，武寧揚歡妻姪女，從股中生，至齊猶在。唐志大順元年，資州兵王全義妻孕，漸下至股，入足，拇指痛折，生珠，漸大如杯，何譙周致疑於陸，終乎老聃。囅左釋迦，囅右夏后，闕背此予之不疑者。公羊高風俗通，西京雜記謂雙生者，以後產爲兄，以其先胎而譙子法訓辨之，謂野人之鑿語。君子不測，暗安知其

胎之先後或曰禹逆生故刑背稷順生故不圻疆逆
生者子孫逆死故桀王討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懿奪
邑而已充云妾也蟬生腹育開背而出天生聖子豈
同腹育兒吮毫而孕從口出簡狄吞乙則宜從口不
闕背梁嬴之字過期過期不生卜曰是將生一男一
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字之曰過期若后稷之名
棄豈吾欺哉

天地合祭

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
神明章矣人君之事天地正人子之事父母故知事

父母則知所以事天地矣天明地察厥類惟章孰有
南北郊祀之不明者乎人皆曰吾知信孔孟然知信
孔孟而理不達猶無學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夫子
之言也而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學惟其理而已是
故違之者失而執之者又失老生常談吾知詩書之
信而已其不在詩書者一切不取也詩云郊祀天地
則天地必合祭它有顯證非所知也曰不然是可矣
而未達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者謂用是以郊天
亦以之而祀地言郊祀天地皆用此詩章爾般之祀
四岳河海豈謂其合祭哉合祭天地此王莽之妄武

后之失也而願用之果爲得耶夫聖人之爲祭必求其類以爲之數是必合其情而後神可交也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泰壇南郊之壇泰折北方之坎壇於員丘南坎於方澤北是故員丘貴祀方澤貴祭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輕重高下陰陽清濁員方南北判然其不同矣父天員丘毋地方澤此則事不同也南郊就陽北郊就陰此則地不同也祭日南郊祭月北郊此則配不同也員丘以南至郊方澤以北至祀此則時不同也郊遠而尊故以郊言祀近而親故以時紀此則名不同也郊以騂犢祀以黝牲則牲不同矣

壇員中規折方中矩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則制不同矣磬琮而禮蓋軫而祀則禮不同矣員鍾爲宮冬至於地上員丘奏之函鍾爲宮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則樂不同矣神南面君北面示北面君南面則位不同矣夫不同者願若此而且謂其必合祭豈盡敬之道哉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社者所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者治國其猶示之掌中庸所言矣員鍾以禮天神函鍾以禮地示黃鍾以禮人鬼若

天地可合則人鬼亦可合矣其不達乃如此抑嘗原禮之所失矣自秦而來雍鄜密上下四時以祀四帝祠天不於員丘祠地不於方丘以爲天好陰地貴陽乃祀天於高山之下祀地於澤中之員丘漢又增之北時以祀五帝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於玉女車以鸞路駢駒龍馬一非舊典此匡衡劉向之徒邪正同異之說所爲起也元始之間始稍從正春秋天地同牢南郊而冬夏則分祭於南北尋以廢改至光武乃北南郊於洛陽自是不復此康成王肅之徒所以有

郊丘異用之辨及賈誼定爲合祭之說而議者益紛惑唐初銳意禮制郊祀之臣訖無一定王全仲蕭嵩輩紛錯尤甚而君無可否玄宗爰復合祭南郊而尊敬之心曾不加於後靡乃者蘇軾劉安世之徒反覆辨論亦已備矣若軾之說既以合祭爲是而安世則以合爲未善雖卒從合而世之識者猶未以爲得古諉安世則亦豈無明古誼者哉或曰二說其來遠矣聖人不作則若之何從曰郊之與祀自爲二禮必異其方各從其時更欲畫事則以間歲爲禮而重合之於明堂可矣員丘方澤不可合也

漢初因秦雍時增之爲五有司致祠人主未嘗
親事文帝始議親郊然在位二十三年不過一
祠雍時赦天下武帝雖定三年之制然亦未有
常禮即位八年而始郊越十一年再郊厥後或
連年或二年或五六年八九年多因行幸非專
意于尊享元鼎四年始立后土汾陰五年始祠
泰時甘泉而雍郊亦不復專成帝即位匡衡張
譚奏言承天之序莫不郊祀祭天南郊就陽之
義瘞地北郊即陰之象天之於天子因其所都
而各享焉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及北之泰

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殊甘泉泰時汾
陰后土宜徙長安以合於古天子皆從明年始
南郊又明年衡坐事免衆言不當變動詔復甘
泉汾陰祀成帝一行之而卒變於紛紛之說自
是更復不一而南北合配之禮平帝世復行之
孔光等言宜如衡議莽頗改之以孟春上辛若
丁合祀南郊高帝高后配冬至有司祠南郊高
帝配夏至有司祭北郊高后配 師丹翟方進
等五十人議燔柴泰壇祭天也瘞埋泰折祭地
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祭地方澤就陰位也

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天地以王者為主
故聖王制祭天地必於國郊長安聖王之居皇
天所觀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享宜徙
正陽太陽之處違俗復古如禮便其說得之

燔瘞無玉

祭天燔燎祀地瘞埋蓋牲幣爾先儒以爲俱有王者
謂以降神出示學者承襲遂以爲燔瘞皆有玉莫之
察者夫古郊祀蒼壁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
天而兩圭有邸以祀地未聞燔瘞之玉也天之常祭
歲九則王之燔者爲九地之常祀歲二則王之瘞者

爲二其所以用之常祀之外者又不勝一矣燔瘞之
玉何其多邪以皆燔邪則玉不受火以皆瘞耶而秦
壇之下泰折之側耕斲旦且未見獲一王者按六經
緣祭祀而言王者多矣無所謂燔瘞之玉也惟韓嬰
詩傳始有天子奉玉升柴加之于牲之說而崔靈恩
遂引詩之圭璧既卒以實之爲燔玉且謂肆師立大
祀用玉帛牲牲爲論燎王之差降而鄭注大宗伯職
亦遂以爲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夫以祀而言燔瘞
之玉於百氏書曾不之見大祀玉帛若圭璧既卒兩
說此世以爲見之經者猶不近情韓詩鄭注端未足

據詳攷肆師所用玉帛特禮神之用品而非論燎王之
差降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爾其說以謂宣王承厲
之後遇災知懼禱祠供給靡所不至而遂至於主玉
罄盡蓋所以羨之也鄭氏以爲禮神之玉又已盡者
斯得之矣何自而指爲燔且瘞哉禮運云祭祀瘞繒
是祭地不瘞土而瘞繒然則燔於泰壇瘞於泰折無
玉明矣若古輯瑞三帛二生一炮贄則受而五王之
器則卒而復知此則祀大神無燔玉祭大示瘞繒而
不瘞玉又可知矣曷至膠膠曲臺儀省之間哉

天地各兩牲 不用牝

天地之祭牲各二降神之牲祀神之牲也燔柴於泰
壇瘞埋於泰折或曰實牲體焉所以降之也掃地而
祭羞牲體焉所以祀之也故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
求牛享牛者祀神之牛求牛者降神之牛也降神之
牛於天駢犢於地黝牲從其類也牧人凡陽祀用駢
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鄭以陽祀祭天陰祀爲地
祀神之牲於天用蒼於地用黃象其功也大宗伯以
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牲幣各從其器之色本其類
也天地之祭俱有兩牲其來久矣召誥云用牲於郊
牛二而禮器乃云祭天特牲有以少爲貴者此特謂

享牛爾享牛主於祭若求牛則主在降神非所言者
是故禮器言祭召誥言郊皆有所不及彼熊氏等乃
以爲郊惟一牲而祭有兩處分牲體以供之失所依
矣切稽楚語禘祀之祭則有全蒸若分牲體豈得謂
全蒸哉方唐顯慶長孫無忌等議始以蒼璧黃牲燔
於泰壇加以騂犢而貫之以俎四圭有邸則奠之於
坐其後張說又以祭後方燔攻之經乃不合盥不知
郊祀天地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求神之牛
而又有享神之牛也 或曰孟春之月山川林澤犧
牲無用牝則非孟春非山澤牲用牝矣郊特牲云天

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鄭謂任子曰孕祭帝之
牲必孕然後弗用則不孕之牝若可以祭帝矣曰否
天地宗廟社稷牲惟牡也敢用玄牡此天地之牲也
從以騂牡則宗廟之牲而奉時特牲者社稷之牲也
孕者牝牡之爲通非特爲任子也奔騰之時牲雖牡
通孕則非犢矣故弗食於天子弗用于帝蓋取所謂
貴誠者非用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